

名家笔下的漯河

贾湖赋

■南豫见

天启玄壤，地呈瑞符。舞阳之野，贾湖之墟。九河星汉，汇灵脉于荆楚；千祀沧桑，藏神机于泥淤。余观其考骨契龟，惊鸿蒙之灿灿；听笛竹稻，悟震旦之昭昭。遂勒石纪胜，以赋其殊。

若夫龙渊初履，庚子岁寒。朱帆察陶于沟壑，遗民露骨于丘樊。堤溃洪荒，乱石偶歇周鼎；文现星亩，师生竟献商盘。裴岗既识于新郑，贾湖乃证其同源。八度掘玉，十载挥汗。揭环壕六万之围，辨房窑百十之垣。五百墓冢述尊卑，九座陶窑腾烈焰。天工藏兽骨，惊现七音笛管；神思刻龟甲，暗契六书渊源。稻香初酿九千岁，丝影已织霄汉间。此皆先民智绝寰宇，华章肇启中原。

至若木棺玄壤，土沁檀履。十椁初显于幽壤，双米重勒于玉瑛。葬仪制早越六千冬，礼乐魂先铸八尼罗阳！

千月。鹤骨鸣霜，破“七音西来”之谬；豕豚印齿，证“百谷东发”之说。龟负灵文，岂让苏美尔独耀；笛含宫羽，早令伶伦氏惭绝。观其高墓列五笛，玉璜耀九泉；卑坟唯素帛，蒿草没残钺。此诚聚落分贵贱，淮渚启华篇。

方今文旅勃兴，村遗共济。博物馆纳客如云，考古园流芳成蹊。陶埙市列，童叟分珠；骨笛声传，宾朋忘履。胡辣汤沸，日售三千之碗；绿松石莹，夜映九霄之霓。昔时荒村成宝地，旧日新业焕虹霓。文化为犁，深耕贫瘠之壤；遗址作舟，稳渡振兴之溪。

众生赞曰：淮水汤汤，文明泱泱。一湖星斗，重绘八荒。证礼乐非虚诞，知华夏有辉光。稻可连天接地脉，笛能贯道通玄黄。今临遗址烟波上，恍见先民铸鼎忙。万邦文明皆异彩，何须独拜尼罗阳！

挚爱 亲情

铃响麦香处

■张景娜

20世纪90年代初的乡村小路总被麦香密密地裹挟着。那蜿蜒的羊肠小道上，残留着我初学自行车时歪歪扭扭的辙痕，更藏着父亲默默无言的守护，一路伴我长大。



父爱有痕。

资料图片

那时，家里的自行车还是老式的二八款，横梁很高。十来岁的我个子尚矮，必须斜着身子、踮起脚尖，才能勉强让脚踏板转起来。膝盖磕破过，结痂又蹭掉；手肘渗过血，染红了半袖粗布衫。风里的麦香一阵阵飘来，混着泥土的腥气，却未能吹散我学车时的急躁。摔得多了，竟也在无数次爬起间摸透了把握平衡的门道。

第一次驮着妹妹出门，我记忆犹新。那天她拽着我的衣角撒娇说：“姐，咱去姥姥家吧，有小人书。”五岁的她，声音软软的，小手攥着我的衬衫下摆，指尖泛着浅白。我咬咬牙点头，看着她小心翼翼地爬上自行车后座，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摆不放。那点儿飘飘的重量落在车尾，我的心陡然沉了几分——就怕遇上大人常念叨的坏人，又怕自己车技不行，稍不留神摔进路边长满狗尾草的沟里。

车驶过土路，“沙沙”声混着风里愈发浓郁的麦香飘来，我熟视无睹。耳朵像支起的雷达，时刻留意着身后的动静，最怕听见那“丁零丁零”的自行车铃声。每当铃声响起，一声又一声，像催命的鼓点，我便慌得使劲蹬车，车把晃得如同风中的芦苇，后背的汗早把衬衫洒出一大片深色。妹妹被晃得发急，怯怯地问：“姐，啥时候到啊？”我咬着牙回她“快了”，眼睛却只敢盯着前路，把那些追来的铃声一次次硬着头皮甩在身后。

就这样，我一路慌慌张张地往前赶，直到拐进姥姥家所在的胡同口处，身后的铃声才忽然淡了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正要回头跟妹妹说“到了”，猛一转头，却看见父亲站在巷口的老杨树下。他推着那辆熟悉的旧自行车，车把上还缠着半截褪色的蓝布条，脚踏板沾着些干硬的泥土和草屑。父亲额头上满是细密的汗珠，顺着鬓角往下淌，衬衫湿了一大片，紧紧贴在身上。看见我回头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咧开嘴笑，露出被烟渍染黄的牙，像晒透了太阳的老玉米，透着让人安心的暖。

我忽然僵在原地，那些一路上让我心惊的车铃声此刻有了答案。有好几次，我明明感觉身后的车快要跟上了，那铃声却总会在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慢下来，像一双温柔的眼睛，轻轻落在我和妹妹身上。原来，那些曾让我攥紧手心的“催促”从来都不是

威胁——是父亲不远不近地跟着，用铃声替我提醒路人，也替我稳住那晃悠悠的车把。他没喊过我一声、没追上来扶过一次，却把所有守护都藏进了每一次铃声里。

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从不会为谁而停留。后来，那辆旧自行车早已不见了踪影，车圈上的锈迹、脚踏板的磨损，都成了记忆里的碎片。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。我又念起那年夏天，念起风里的麦香，和那一声声藏着守护的车铃。他从未教过我何为勇敢，却用沉默的守护成为我身后最隐的屏障，让我懂得风雨之中总有依靠。

踏上儿时的乡村土路，风里依旧飘着熟悉的麦香，却再也听不到那声声呼唤从车铃。它比任何承诺都有力量，陪着我度过岁岁年年。风吹麦浪时，我总恍惚听见那声声车铃，仿佛在轻轻告诉我：父亲从未远去，爱与守护永远都在。

心灵 漫笔

享受学习的快乐

■善甫

我就读的小学和初中都是村里的“戴帽”中学。那时，我最爱上的还是作文课和几何课。因为，在这两门课上，我总能真切地享受到学习的快乐，获得满满的成就感。

我从小就喜欢写作文。这源于我爱读书的习惯。当年除了课本，能读到的课外读物少之又少。所以，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得到的小说、报纸，我都会津津有味地一口气读完。我还常常跑到各村的春会上，花两分钱看连环画。正是这种坚持阅读的习惯，让我积累了大量的素材。因此，每次作文课上老师布置的题目我都没有害怕过，也总能写出让老师满意的文章。

大多数同学都怕上作文课，而我则是每周都盼着星期四下午的作文课。因为在，上作文课之前，语文老师一般是先要读一两篇上周的学生范文，点评一下语言的优点、构思的巧妙、扣题的精准。很多时候，我一听开头就知道老师念的是我的作文。那一刻，我就在窃喜中享受着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、看着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这也大大增强了写好作文的信心。直到现在，我依然坚持每天阅读、经常练笔。

上初中后，我爱上了几何课。因为我摸索到了这门课的学习门道。其实找准窍门后，几何课学习起来格外轻松；可要是找不对路径，简直无从下笔。做几何题的关键在于分析题目给出的条件——如果条件之间毫无关联，就一定要画辅助线。辅助线就像连接条件的桥梁，搭建对了桥梁，证明起来就容易如反掌。

我做几何题的妙处全在画辅助线的诀窍，再加上我不服输的性格。有些几何题难度极大，有时候不问老师根本找不到解题思路。有

的同学遇到难以证明的题目，干脆就放弃不做了。而我恰恰相反，越是难证明的几何题，越能激起我的斗志。甚至有时老师要给我讲解我都坚持不让，非要自己钻研出来不可。回家后，我会想尽办法尝试，甚至有通宵不睡，只为证明解出一道几何题的过程。

若是哪道题全班同学都做不出来，而我通过努力自己做出来了，那种成就感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那时我还会带着点儿小得意，主动拉着同学，给他讲解我的解题思路。就是在这样的兴趣引导下，我不断努力、进步，在一次收获中享受着成功的快乐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在教学和学校管理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不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还出版了自己的教育专著，深受众多家长和学生的喜爱。如今，经常有学生和家家长向我咨询学习方面的问题，区里还专门为我设立了一间工作室，让我利用周末帮助更多学生，为他们答疑解惑。

在和学生谈心的过程中，我经常问他们两个问题：一是知不知道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。二是在过去的求学过程中，有没有享受过学习的快乐。大多数学生的回答都是从未享受过学习的快乐，只觉得学习是件苦差事。于是，我总会把自己小时候喜欢写作文、痴迷几何题的经历讲给他们听。听完后，不少学生能回忆起自己曾经在学习中感受到的快乐。我借此引导他们，一定要找到自己在学习上的兴奋点，学会享受经过努力后收获的成就感。

每个人学习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考上好大学、找到好工作，还要享受学习的快乐、增长本领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成为有本领有担当、对国家有用的人，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体验快乐、幸福。

■黄泽佳

小时候，黄昏是我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。不是期待天黑可以看见星星月亮，而是期待那声穿透巷子的呼唤。

那时候的我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野猫，放学后书包一扔，就和小伙伴消失在巷子尽头。我们跳房子、丢沙包、捉迷藏，直到太阳把影子拉得老长，直到炊烟从家家户户的屋顶升起。母亲总是站在家门口，双手拢在嘴边，用尽全身力气喊我的小名：“臭子，回来吃饭啦——”那声音拖得长长的，在暮色里飘荡，像一根无形的线。无论我藏在巷尾的老槐树后面，还是村头的水泥管子里，总能准确无误地把我牵回家。我常常玩得满头大汗，听到这声呼唤便撒腿往家跑，跑过扬起灰尘的土路，跑过邻居家的大黄狗，跑过那盏刚刚亮起的路灯。

远远地，就能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张望的身影。炊烟从她身后袅袅升起，饭菜的香味飘过整条巷子，钻进我的鼻子里。那是炒鸡蛋的香味，是蒜蓉炒青菜的香味，是家的香味。“慢点儿跑，别摔着！”母亲总是这样说。可我哪里听得进去，只想快些跑到她身边，跑进那扇永远为我敞开的门。

上了学，这声呼唤变了形式。初中时我在镇上读书，中午不能回家。可父亲说，学校的饭菜没有家里的好。于是每个中午，放学铃声一响，我冲出校门，总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父亲。他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车身已经锈迹斑斑，车把上挂着一个军绿色的保温桶，看见我便高高举起手臂，像举着一面旗帜。那时的我并不

觉得这有什么特别。正是爱面子的年纪，我甚至有些嫌弃父亲的旧自行车，嫌弃他站在人群里东张西望的样子。我快步走过去，接过饭盒就蹲在树荫下埋头吃，恨不得他快些离开。偶尔抬头，看见父亲还站在原地。他用袖子擦汗，阳光照在他黝黑的脸上，汗珠亮晶晶的。他就那样看着我吃，眯着眼睛，嘴角带着笑，仿佛比他自己吃还满足。“学校的饭菜哪有家里的好”是他永远挂在嘴边的话。

那时候我懂父亲为什么非要大老远送过来，在食堂吃不是一样吗？多年以后我才明白，那一趟趟的路，那一盒盒的饭，是他能给我的最实在的爱。大学离家千里，父母的呼唤变成了每月准时到来的电话和转账记录。晚自习后，坐在宿舍给父母打视频电话，铃声刚响一声就被接起来，好像父母一直守在电话旁边。“生活费够不够？别省着，该吃就吃。”电话那头，母亲的声音有些失真，但牵挂是真的。“今天吃了什么？食堂的菜合不合口味？天冷了，要多吃点热乎的。”她总是这样问。我知道，她怕我在外面吃不好，怕我为了省钱而亏待自己。每个月，银行卡里都会多出一笔钱——有时候多几百，有时候多一千多。虽没有规律，但从未间断。那些不断增加的数字，是他们在远方的另一种呼唤，是穿山越岭也要抵达的爱。

如今，我参加工作了，可每次回家，母亲还是改不了那个习惯。我一进家门，她就跟在我身后，像小时候我跟在她身后一样。“饿不饿？要不要买点什么东西吃？”我放下包，她又问：

“累了吧？想吃点儿什么？”我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她走过来：“中午吃了什么？晚上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做吧？”我站起身去倒水，她又跟上来：“喝热水，别喝凉的，对胃不好。”仿佛我依然是当年那个贪玩的孩子，需要她一声声地唤回来吃饭；仿佛我还是那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，需要她一天三顿地惦记着；仿佛我从未长大、从未离开。

只是，她的嗓音不再那么洪亮了。有时候喊我，要喊好几声我才能听见。而她也不再站在门口喊，只是走到我身边，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吃饭了。”而我应答的声音也不知不觉变得温柔起来。“好的，妈。”“来了，妈。”“您先吃，别等我。”

昨天晚上饭后，我主动收拾碗筷。母亲靠在厨房门口看着我。灯光从侧面打过来，照出她脸上细密的皱纹。她突然说：“小时候叫你吃饭，你跑得比兔子还快；现在叫你吃饭，你总说忙、减肥，随便吃点儿。”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回过头看她。她就那样靠在门框上，围裙还系在身上，双手交叠在身前，像一幅看了很多年却从未认真端详过的画。灯光下，她的白发又

多了几根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很多事。想起小时候她在门口喊我吃饭的样子，想起父亲骑车送饭的样子，想起上大学时电话里的叮咛，想起工作后每次回家她忙前忙后的样子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巷子变了样，自行车卖了，电话换成了手机，可那一声呼唤从未停止。我把洗好的碗放进碗柜，擦干手，走到客厅。父亲正在看电视，母亲在旁边收拾明天要吃的菜。我坐下来，看着他们，轻轻地我说：“爸、妈，明天早上想吃什么？我来做。”窗外，万家灯火。屋内，父母在侧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这世间最深沉的呼唤，从来不是声音有多大，而是这声音响了多少久。

从家门口到校门口，从电话线到这几十平方米的客厅，那一声呼唤穿越了我的整个成长过程，从我的童年走到父母的暮年，从未间断。而如今，回声响起了。不是用嘴喊，是用心应；不是“回来吃饭了”，而是“想吃什么我来做”。原来，长大的标志不是远行，而是转身；不是听见，而是回应。窗外夜色正浓，屋里饭菜飘香。那一声呼唤还在继续——只是换了个方向。



人在 旅途

微雨瓦窑坪

■李伟明

到了柳州，才知道有个叫瓦窑坪的小地方，据说是当地重点打造的历史文化古村。

既然是古村，且位于离城市不远的苏仙区飞天山镇，那就去看看吧。微雨天气，我从柳州城出发，几十分钟之后便到了。公路不算宽阔，但一路不时看到旅游大巴，让人感受到了柳州旅游的几分热度。

进村，在村民家门口随便找个车位停车。村庄虽然成了景区，但不收门票只收停车费。所以，这些车位都面向游客开放。

周边的房屋看起来与广袤大地所见的大量普通村庄没有任何区别。我心里不禁暗呼上当：如今打着古村之名忽悠外

地人的村庄太多了，有些只是在林立的新房当中夹杂保存了几栋老屋，也号称古村，其实一点儿看头也没有。我大老远跑来这里，不会遇上这种情况吧？

我沿着小路走进。还好，没多远便入佳境，刚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

一条街，不算很长。灯笼挂了一溜，布制的店招牌从屋檐下悬挂出来，让人立即感受到了早市集市的氛围。两旁的房屋也不算太古老——与其说是明清古街，不如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乡下老街。没错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农村圩场、活力依旧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渐行渐远，但记忆犹新。而熙熙攘攘的游客，让这些正要沉睡的房舍店铺全面苏醒了。

慢慢地逛着。眼前的情景真真切切把我们带入了旧时光。微雨中，时不时看到打着伞的游客在用手机拍照。当然，偶尔也有带着专业相机的摄影师。雨天虽给出行带来不便，但雨中也有不一样的风景。有一段街道比较狭窄，人们打着伞走过，不就是诗人戴望舒笔下的“雨巷”吗？当然，“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”是难以遇上的，更多的是开开心心的游人。也许，在这种适合闲心的地方走过之后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丁香一样的姑娘会在你梦中飘过。又不禁想起陆游的诗句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虽然不是那个季节，也不是有杏花可卖的地方，但眼前的小楼、眼前的雨、眼前的小巷，让人穿越时空与诗人共鸣。

满街都是香味，不同的商铺在售

卖各种小吃。一个货郎挑了麦芽糖在叫卖，手中敲糖的小铁锤不时发出“叮叮当当”的响声。

麦芽糖，久违了。小时候在外公家，每逢圩日，舅舅、舅妈便会半夜里做好麦芽糖，天亮后挑着担子走十里山路到镇上卖。若是被我们遇上了，少不了敲一块带回家慢慢品尝。那时物资匮乏，零食也少，麦芽糖是农村常见的零食。如今，舅舅、舅妈已经年逾九旬，早已不在山村居住，也早已不做麦芽糖。山村也荒废好多年了。过往的一切，只能存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的心底。

路旁一个小摊现炸的油饼令我们食欲大增。油饼三块钱一个，看着诱人，尝了一个，分量很足。饼里放着萝卜馅儿，其实什么都不放更符合我的口味。以前，每次回家过年，吃完年夜饭，母亲都要在厨房忙碌着炸油饼，满屋弥漫的香气久久不能散去。直到她年纪大了，步履日渐蹒跚，这一幕便不再有了。在这里，一不小心“吃”到了回忆。一个地方能够让人想起往事，被游客记住的概率便要大些。

时不时，我会在村里看到打着“无尘”旗号的招牌，比如“无尘酒坊”“无尘书屋”之类。无端想起金庸《书剑恩仇录》中的红花会二当家无尘道长。当年读这部小说，对这个剑法高超的人物还是挺喜欢的。这里的“无尘”总不可能与他有关吧？问炸油饼的摊主，她说因为这里空气好，临水，没有灰尘。这个“一家之言”倒也说得通。在这样的地方，放下尘世的种种烦心事，享受耳根清净，心灵也可以暂时

“无尘”吧。

与小村相依的翠江果然一江翠绿。因为不远处建了水坝，水便深了。有兴趣的游客可以乘船或竹筏在江上漫游。对岸，一座石山巍然屹立，典型的丹霞地貌。崖壁上，隐约可见“飞天山”几个大字。我想，仅有小村，风景毕竟还是单薄了些。有了翠江，有了飞天山，作为景区的瓦窑坪，便显得丰满了。山水古村互相成就，在这里产生了叠加效应。

瓦窑坪的过往还真与翠江密切相关。在以水运为主的年代，这里是柳州到衡阳、长沙的交通要津，据说曾有“小南京”之称。有游客与一位摊主抬杠，说这地方以前一定是柳州最穷的。摊主朗声告诉他，这当年的码头热闹得很，村庄比现在富裕多了。我相信这个说法。一个古村能留到今天，定然有不寻常的过去。正是因为人来人往，成为重要商埠，村庄才能留下许多建筑，尤其是店铺。

瓦窑坪作为景区开发，也就是前年的事，村里还在江畔新建了一些民宿和酒店。如果有闲，在这里住一住，寄情于山水之间，何尝不是人生快事？

瓦窑坪，地方虽不大，却是一个精致的山景区。这里没有特别深刻的内涵，主打的就是平民生活。微雨天气，游客也不算太多，但这也许是恰到好处的。

临走时，我看到路边一座房子的喷绘墙上“到瓦窑来躺坪”几个字很醒目。对于长期处于疲惫状态的人来说，适当“躺一躺”也是一件美事。瓦窑坪这个定位，准。

生活 哲思

最好的爱，是成全

■咖啡里的茶

我们总以为，托举的意义就是下一代站在父母奋斗的基石上，层层进阶，越来越好。

自己是普通大学毕业，偏觉得孩子理应金榜题名，考入更好的大学；自己从事行政工作，就希望凭借积攒的资源，让孩子安稳步入公务员队伍，一路仕途平顺；自己辛苦打拼创下家业，就期望孩子站在家里铺垫的物质基础上成为新生代商界精英，轻松超越父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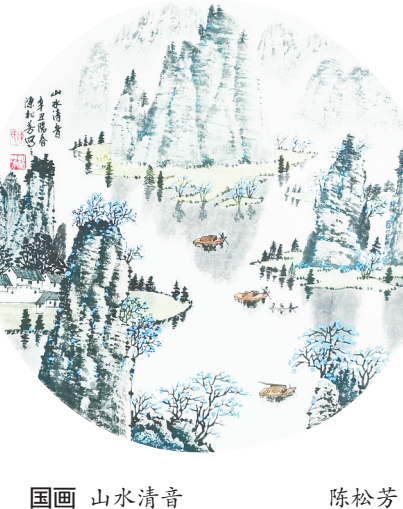
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，孩子从不会按照我们预设的轨迹、既定的期望成长前行，反而会走上一条我们从未预想过之路。这时，挫败感以及焦虑、失望等便会接踵而来。

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托举？是我们自己扛在肩头高高举起，一味追求一代比一代学业更优、职位

更高、财富更多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其实，每一代人都各有各的使命，不过是历经人生态百态，把自己的生命活得完整又丰盛。

我们读过的书、见过的世界，能帮孩子建立认知、开阔眼界，懂得热爱生活；我们闯荡打拼吃过的苦、经历过的风雨，能在孩子失意受挫时给予其重新出发的勇气。真正的托举从来不是规划孩子的人生、期望有更完美的结果，而是默默守候、稳稳托底，给予孩子前行的底气。他（她）成功，我们为（她）骄傲；他（她）碰壁，我们予（她）鼓励；他（她）失败，我们为（她）托底。

托举最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自己的人生经验让孩子少走弯路、避开荆棘，而是鼓励他们敢去经历、敢去闯荡、敢去试错，热烈而鲜活地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人生浪漫。



国画 山水清音

陈松芳 作